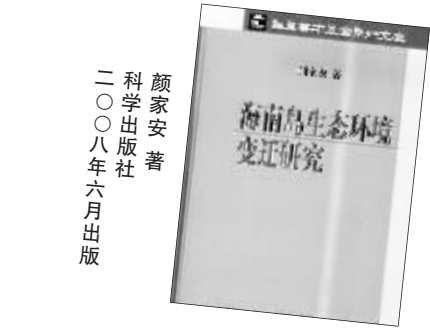


●/社科选萃



美丽的**大枫树**，谁为你仗义执言？

——读**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 颜 敏

颜家安先生原本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屈原、杜甫和辛稼轩等经典作家下过很深的功夫，发表了不少的论著，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不期然跨入自然科学的领域，攻读理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就是根据他获得江苏省优秀称号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这本书，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从人类活动的角度追溯生态环境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因此，尽管科学出版社给这本书的销售分类建议是生物生态学，但它对于许多关心人文社科的读者，对于广大热爱自然的美丽、痛惜自然被损害的地球居民，特别对于爱护海南岛这颗南海绿色明珠的人们来说，都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谁都可以为无辜的大自然仗义执言。

这本书描述了海南岛自三亚落笔洞时期至今日生态省建设这段漫长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在我看来，它也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过程。人类社会的苦难史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史交织融汇，证明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也意味着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被“文明进程”野蛮地摧残的过程中，野蛮与文明的边界已经模糊，甚至发生了根本的颠覆。只是因为这种“文明进程”尚不够彻底，使得海南岛比其他许多地方保持了更多天然的环境，但孰知这种情形日后竟成为海南率先成功申请生态省建设的资本？！在生态文明蓬勃兴起的今天，浓烟滚滚、烟囱林立的图景，世人由趋之若鹜变为唯恐避之犹不及，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口号和举动也遭到严厉的质疑；相反，鸟喙谄谀、人猿相欢的景象，成为新世纪全球人都向往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这本书，以广博宏富的文献，详尽刻画了这个历史过程。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人们是否应该进一步思考，关于文明，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

美国著名学者布莱克指出，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人类的诞生，第二次是文明的出现，第三次是现代化。从人类这个动物种群与其他生物种群的生态关系看，在人类文明诞生之

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本书旨在描述和阐释海南岛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的变迁过程、原因及其生态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海南岛生态环境的新理念——创建海南生态特区。研究的空间范围是海南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植物、动物和气候的变迁，时间上溯到第四纪全新世初，时间跨越上万年。

前，人类还是其他生物种群面前的弱者；文明诞生之后，人类就超越了自然，成为除人类之外所有生物面前的强势种群。特别是现代化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根本改造。在强势的工业、科技、商业，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政绩合法性需求和话语面前，美丽的大自然变得如此脆弱而嗜哑，简直不堪一击，亦无法自辩一词。蕾切尔·卡逊女士就是这样一位现代巾帼英雄，其《寂静的春天》一书就是为被农药毒死的鸟儿和其他亿万生灵而提出的最伟大的控诉书，开启了现代环保主义洪流的闸门，为此她也遭受了很多误解和恶毒的攻击。当然，《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作者比较幸运。1988年，海南由中央树立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7年，笔者作为助手，与本书作者共同执笔，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海南生态省的理论，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想不到海南省政府竟从善如流，率先向中央政府申报，并得到批准。开展生态省建设以来，海南生态环境保护确有很大改观，但是形势依然严峻。2005年，笔者有幸再度与本书作者合作，撰文提出建设海南生态特区的建议，并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从经济特区的授予到生态省建设的申报以及生态特区建设的提议，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要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吁求，这证明了我们政府和社会对生态文明大潮的接纳、吸收和转换。如果当今的文明能坚持取代了征服原则的保护原则，海南亿万生灵就有福了，海南这块绿洲就有福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将获得一条更新的绿色地平线。

翻阅《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浮现着儿时亲身经历的一段情形：一位老奶奶瘫坐在一株美丽的大枫树前，为保护即将被锯的大枫树声嘶力竭地叫嚷……再后来，当我读书读到世界环保史上有“抱树者”的说法，我不由向这本书的作者感叹：如泉下有知，或许奶奶会为自己有国外的同行而觉得骄傲，或许奶奶会自己的子孙们也加入了大自然拥抱者的行列而略感欣慰……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决策始末》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其辉煌伟大的成就，其源盖出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制定的一个个重大决策。本书特邀权威人士悉心回顾，撷取关键时刻，聚焦领军人物，作一幅幅运筹帷幄的场景、情节乃至细节展示出来。本书多由回忆和口述整理构成，又经权威部门审定，真实、生动，值得回味。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其辉煌伟大的成就，其源盖出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制定的一个个重大决策。本书特邀权威人士悉心回顾，撷取关键时刻，聚焦领军人物，作一幅幅运筹帷幄的场

●/艺文图书

海南文学的新收获

——读李玉峰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有感

■ 王进春

作家李玉峰同志的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为本书责任编辑，我有机会先睹为快，现谈几点个人肤浅感想。

李玉峰同志生长在青山秀水的陵水大地上，他感恩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感恩他的父母，如《感恩大自然》《父亲留给我的精神财产》等。他知道这是一方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创作资源的宝矿，有耐心等待作家们去开采，因而这么多年来，他用笔做铁锹一镐一镐地去开垦文学的沃土，终于成就了由60多篇、30多万字的第一部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

李玉峰是一位坚定不移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继承了老一代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直面社会人生的民族文学传统，一有机会就深入到社会底层和普通老百姓中，在最真实、鲜活的生活激流中，去感悟，把握改革开放的深层规律和动向，如《但愿生世大爱如歌》，这样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结论和认识，不仅更加吻合生活自身的逻辑，同时也能克服作家主体的思维局限，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力量和魅力。

他的作品，通过文学语言艺术标准的创作手法，描写了陵水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及一个陵水人的生命运、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形象、面貌、成就，社会生活全面反映出来，记录下来，传之于众，承载史册。

李玉峰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带有原创性质，是比较真实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有一种力量在里面，那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也可以说是说真话。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很细致，对所运用的素材也是烂熟于心的，所以它们写起来得心应手。春华秋实，乡土气息很深，并没有刻意加工，是比较原创的东西，更接近生活本身。

《钟灵毓秀陵水河》这部作品是散文文学题材的一个新的拓展。作为散文作者的作家，李玉

峰的创作灵感、创作冲动，来源于生活的实感，来源于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的激发。如《我和父亲逃海南》就真实地再现了其父亲所处时代的特点。“父亲任凭风吹浪打弯腰撒网，打了一辈子的渔，却未曾吃过一条好鱼；父亲不顾日晒雨淋弓背耕种种了一辈子的田，却未曾吃上一顿饱饭，总是饥肠辘辘过日子。”在当时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头，玉峰同志父亲所经历的那些困难日子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这对出生在“80后”的青年人如何珍惜今天的幸福时光很有教育意义。

我很欣赏该书既有历史走向的脉络勾画，又有物象形象的精致描绘，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陵水县自然风貌、民族文化历史现象，以及居民、民艺、民俗等进行了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可以说《钟灵毓秀陵水河》的出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时代价值，文学价值，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海南文学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更充分地激发和调动全省广大专业作家、业余作家的创作热情、有助于对外宣传陵水的良好形象起着推动作用，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陵水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对陵水的热爱，鼓舞陵水人建设家乡的斗志。总而言之之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是一部弘扬主旋律，振奋鼓舞人心的好作品。

陵水不但是全岛第一个，全国第二个县级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的发源地和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是现代建设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特别是近年来陵水的变化较大，李玉峰的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为陵水这方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的富矿提供了开采成果，作出了榜样。

李玉峰即将付梓的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将向包括陵水人在内的广大读者展现陵水一幅较为完整的风土、地理、人文之全景。

●/新书摘

袁庚“逼”老战友让位

袁庚勉强地笑了。许智明决定退了，还在担忧他主动退位后的余震、余波问题，他真是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同志啊！袁庚心头一热，已经为这位好搭档的胸怀所折服了。

服务端来一小支烛台，红色的蜡烛发出暖融融的微光。袁庚略带伤感地望着西餐厅的窗外，注视着码头边阳春三月的恬淡黄昏，客轮、游人与四周的建筑物都笼罩在一层薄雾中。袁庚的目光移进室内，遇见许智明探究的眼神，立即扯开去，从玻璃窗的反射中看着坐在他对面的老战友，袁庚觉得这一两个小时的约会会晤，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为了某种目的，他把老战友送上了“祭坛”，真是愧对出生入死、甘苦与共的战友加兄弟啊！许智明刚坐下来的时候，以为是约他来商议新老班子交替的事，脸上的神情很恬淡。当得知要他带头退下去的时候，袁庚从他脸上读出的是一惊愕、惊疑、惊诧，接下来是惶惑、郁闷、烦乱，再下去是抱屈、怅惘、无可奈何。到现在，胖脸上虽然还有郁闷，但也有宽容、大度。望着玻璃窗里许智明的神情，袁庚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无比的幸福感，感激一路上有这么好的战友

●/读书札记

你看到了怎样的花

■ 潘小娴

我一向最头痛庞大、抽象的问题。所以，一看到张炜先生说的中国作家的精神沙化、精神立场、精神困境，我整个人就晕头转向了。精神这个东西，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它不可能像那句广告词一样——“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但是，这个好该怎么定位，好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再想想，就一边歪到曾经采访过的一拨子学者文化人的身上去了。

先是想到了写出了小说《伪儒》并让这两个字成了一代知识分子代名词的金岱教授，他说他的创作理想是让人像闻到玫瑰花香那样地闻到思想。接着就想到了激情洋溢永葆青春文青的饶芃子教授，她说搞文学搞学术的人一定要宽容，不应存有排斥他人风格之心，

相伴相携，勇敢地对共同的事业作出一种承担。

许智明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举起咖啡杯与袁庚桌上的杯子一碰：“放心，你会成功的。老袁，只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没有理由不会成功。”

许智明解放后长期在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工作，有着丰富的筹建、管理大型现代工业企业的实践经验和极强的组织能力；他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曾长期在香港、广东生活和工作，熟知广东、香港的风土人情，讲得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又有着长期从事外贸、外事的工作经验，而这些都是开发工业区所需要的。1978年12月许智明经中组部调入交通部后，他就知道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协助袁庚抓好工业区的开发建设。

1979年5月，许智明正式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成为袁庚最得力的助手。许智明对袁庚不计个人荣辱，义无反顾地支持，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友谊和战友之情，更多的是源自对党的事业的共同追求和对改革开放的一种担当。

作为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最得力的

助手，许智明的勇于负责、敢于承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给予了改革者袁庚最大的支持。

革命事业，总要有一人带头，总要有牺牲的。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在龟山的南山开发公司办公室，孙绍先拿出一卷工程图纸请许智明签字：“许指挥，这是一个很紧急的合同，关于赤湾码头的竣工验收计划，你看看，签个字。”

许智明向后退缩了一下，摆摆手说：“我都没有权了，马上就要退位了，你干吗来找我签字？”

孙绍先愣住了，片刻才缓过神来，将信将疑地问：“不会吧？”

“交通部都快下文了。”

“唉，老袁自己不退，要我们把位置让出来给你们。”面对孙绍先，许智明不方便在袁庚面前说的话，打开闸门放了出来。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他找我谈了一两个小时的话。最后——”他声调高扬地说：“我还是——同意！”孙绍先吃惊地睁大了双眼。

“我想来想去，我要不退，他怎么能说服他们，让那几位老指挥退呢？杜指挥倒是不愁，他反正可以回北京工作的。但是，蛇口的事业，革命事业，总要有一



摘自《袁庚传：改革现场 1978——1984》涂肖曙 作家出版社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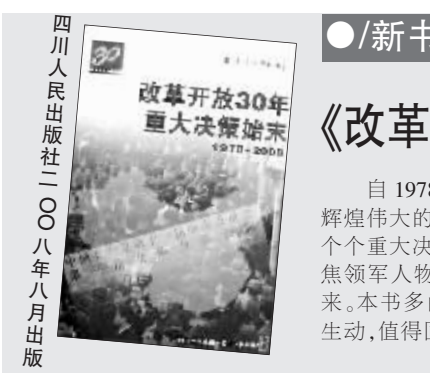
个人带头，总要有牺牲的。”许智明说到这里，内心涌起一股浓浓的悲壮情怀。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所代表的一切，对他这位即将退位的老指挥来说，很快就将不承担任何领导责任了。但是，这块土地的繁荣与昌盛，是他和袁庚共同的愿望，他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厚情感的客家人，希望这块试验田里的果实茁壮成长。

做通许智明的工作后，袁庚又分别找了刘清林、郭日凤和杜庭瑞三位老指挥谈话。杜庭瑞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是借调干部，正可调回原单位水利规划设计院，继续当他的总工程师。剩下的两位老指挥，工作做得很艰难。最终，他们也以大局为重，同意了袁庚的安排。

段时间，成了个崇洋媚外的读者，我总是看外国的小说，虽说因为语言翻译上的一些隔阂，可能看起来总有那么一点不够好看，不过，不好看，不是情节的问题，毕竟人家是从几千朵几万朵甚至有可能是几十万朵里挑出来的花，总归可能是好一点的花吧。

回过头，再接着说张炜。这位始终被当作“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张炜，说了那么多的话，倒是这下面一句特让我受用：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

这话说得真好！换个说法就是，卖掉了一百万本，是一朵笨拙的花，但却不一定是思想的花，而只卖掉了一万本的，却可能是一朵有思想的香花。畅销的花会有读者，有思想的香花也会有读者，问题在于，畅销的花会很快褪色，而有思想的香花却会长长久久。



●/新书架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决策始末》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其辉煌伟大的成就，其源盖出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制定的一个个重大决策。本书特邀权威人士悉心回顾，撷取关键时刻，聚焦领军人物，作一幅幅运筹帷幄的场

景、情节乃至细节展示出来。本书多由回忆和口述整理构成，又经权威部门审定，真实、生动，值得回味。

中原南望，海南岛地处远方，孤悬海外，虽古曰“南溟奇甸”，今号“中华宝岛”，但周代只是荒服之表，秦皇之世亦不过是象郡之外徼。自两汉波开阡后，洗夫人再抚而定之，中原文化才随之渐次发展。唐宋之际，乃官宦的流徙滴徙地。王义方、苏东坡等谪官随行施教、传播诗书礼乐，海南文化进程因此突飞猛进，致明清两代竟有“海滨邹鲁”之艳誉。但近代海南文化却在内忧外患中衰落销沉，致使海南又给人唐宋时期“万里荒荒”的那种文化沙漠的荒荒印象。山川有记忆，奈何天地无心只能以人为心。那么琼崖文化又倩谁记取作奇传呢？万州周君济夫，雅达勤奋，数十年如一日，用学术札记钩考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如《椰荫诗话》、《琼台小札》、《苏轼琼踪诗选注》、《琼州杂事诗补注》以及《大学衍义补》、《筠溪文集》校点等，又用诗词文章描绘这片土地上的人文风情物，如《石竹斋集》、《济夫诗词抄》等，百宝流苏，聚于一身。近期又将近年读诗读史所得，勒成一书，分清诗漫记、文史杂俎和杜诗月札三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曰《琼台诗话》。前两卷皆不出海南文史影域，重点又在诗学。若综合此前诗话，再条而贯之，必是一部精彩的琼台诗史。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个著名的论调：“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高明与沉潜、独断与考索，常人难以兼善，但也并不互相扞格抵牾，没有考索之功，独断之学多流于勇武蹈虚之游谈。《琼台诗话》旁搜广采，求实求是，尽显沉潜之功；或探佚，如发现林纘纘的佚诗；或钩沉，如论说《儋县志》未收录的诗；或补遗，如补说单列一章补遗《椰荫诗话》；或指瑕，如指出王映斗用典不当；或辨误，如指出丘濬《五指山诗》创作年龄不是七八岁、琼台书院的创建时间当为康熙四十九年，《海瑞集》中的《令箴》应为丘濬之作等等。我以为：独具正法眼，不离考索功。书中的很多判断因建立在沉潜考辨的基础上，遂成不移之论。桐城义法，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但若说写诗学小品札记，我以为还得补上第四维：性情。选诗注诗、解诗品诗，离开性情，恐怕终难人

■ 周泉根

上乘。古诗词注释，求是、求实不易，求神更难；品评、溯源不易，望气、观象、辨味更难。读诗是要讲趣味的，而品诗是要有眼光的。一些文史公案的辨析论断，固然要建立在考索的基础上，但诗学的正法眼，却是建立在诗才、诗情、诗识、诗史和经年涵咏的基础上。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诗学的大方之家。

首先，立论公允，不阿附传主。如他对杜甫投献鲜于仲通、哥舒翰等的干谒之作，虽给予理解，但并不支持。再如评析人过翰林的王映斗的咏梅诗，指陈其即题敷衍，用本来咏桃花的“刘郎去后栽”不当地来咏梅。（《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九，p29）这一点他有着非常自觉的文风，他曾说：“大凡注某家诗，总想加以拔高，评说总往好里说，于是附会臆测即在所难免。”（《读<杜诗全集>月札。11月16日》，p226）读古人，既不辱没古人之真精神，亦不可为古人所曲折，是尚友也。

其次，知人论世，诗史互证。如评析王承烈十六首五言律诗的论诗诗《及门询古诗源流聊成韵语客之》，作者详瞻地排比分析了当时诗幕科考的史料，从师承、学源等多重人物关系图谱中非常鲜明地点出作者与翁方纲的渊源，也很好地解释了诗最后说“津逮源流别，师资一瓣香”，将心香一瓣献给翁方纲的历史原因（《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三，p12-13）。

第三，品鉴恰当，选拔经典。如嘉庆举人琼山王承烈，乃《琼台耆旧诗集》的编撰者王国宪的曾祖父，存诗不多，但富于学问肌理，周老采辑引证“聊沾村店雨中学，细嚼野桥雪后梅”，“几叠暮云山拥翠，数声长笛雁来秋”（《度庾岭偶记》）等诗句，并断之以学问为诗，都再恰当地下。作者又将其与冯骥声诗比较，认为不如冯的才气大，且从众多琼台诗人中拔出冯骥声，可谓识诗。这很需要眼光。冯骥声乃天纵诗才。冯见赏于黄遵宪。周老认为冯骥声的《秋斋写怀》与黄仲则（黄景仁）《都门秋思》四首相比较，可能会少些字面的华彩和用典的深微，但其一片神行之气与融骨浹髓的感怀并无二致”（《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二十三，p83）。黄仲则仕途踉蹌，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洪亮吉《北江诗

琼台文脉赖斯人

■ 周泉根

话》，万黍维在《味余楼诗稿序》中推许黄乃“千百中不得十一”的“诗人之诗”，包世臣《齐民四术》则以为黄是乾隆六十年间第一。从黄仲则的地位，可以想见周对冯的推许。我读其札记后，竟有立刻找出冯骥声的《抱经图集》通读的渴望。可惜今人清诗选多不见收，这是选家的失误，或者琼台后学推介不力。其诗气象雄奇瘦硬，意象连环转切。“自是承平大都会，皇州佳气郁葱葱”，“马经朔野蹄都健，人至金台梦亦豪”，“浑似开元天宝时期的李太白。再如《滇阳峡》中开篇诗句“五丁辟蚕丝，四山凿如空”，“翠削峰万尖，青划天一缝”，想象造型竟有李长吉的奇崛。再如《峡山歌》最后曰：“写罢新诗豪吟纵，飒飒江风晚凉送。月色如水浸篷窗，冷抱万山同人梦。”真乃达到“篇终接浑茫”的高妙空明境界。作者不惜笔墨转录的长篇歌行《饮酒》则如杨铁崖的书法，放在有清一代，署以上乘佳作亦不为过。《饮酒》诗最后云：“奇气蟠胸勃勃不可遏，吐向空中化作万丈縹緲之长虹”，行文想象挥洒雄奇，正是其才情生的生动写照。周老用五节的篇幅介绍冯骥声（其他诗人最多两节），且将冯骥声与黄仲则比较，表现其宏阔的历史感、深渺的诗学眼光和通达的学术胆识。

第四，掣肌析理，细辨源流。如，他说冯骥声的《五指山歌》化用了袁枚的《咏桂林山》。（《冯骥声的<五指山歌>》，p143）再如，他品评张岳崧四首咏物明志的《杂诗》，从诗赋比德传统一直说到张九龄，并指出张岳崧悯农七古《山农叹》仿元白乐府，令人信服（《海南清代诗歌漫记》四，p17）。如果对中国诗歌史不熟悉，断难做到。他甚至指出了当代明清诗学史料大家钱钟联先生的不足之处。清初与屈大均、梁佩兰被称为“岭南三家”的陈恭尹有咏史之作《读秦纪》：“谤声易弭强难除，秦法虽严亦甚酷。夜半犹听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拙渔堂集》）钱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二五二条中指出陈恭尹该作窃取袁中郎。袁中郎《经下邳》诗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周先生则纠正正说，陈诗乃翻自早于袁宏道的丘濬《咏史》：“万人从里击车，道是民愚却不愚。更笑遗篇灰烬后，

圯桥犹有未焚书。”并说，这些人又都是翻用唐代章碣《焚书坑》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说法（《椰荫诗话补遗》八，p205）。批览之后，源流了然。

第五，评鉴精警，语多中的。如他谓铁面御史韩纯佑的作品“词气正大”，实是传神中之之评（《海南清代诗歌漫记》十，p31）。其诗如“洱苍千里妖氛炽，好仗天威尽扫除”，“愿向滇池洗兵甲，共登衽席大团圞”，“淡安耐久松千尺，健语盘空鹤一声”，“滇海飘蓬百不咸，痛谈时事气峰嵘”等等，皆健笔凌云，胸怀纯然，文词雅正。评点舒舒青《龙文峰木棉花歌》一诗说：“气魄异常壮伟，文词异常艳丽，绝法也极其讲究。”诚知人知音之论，难非溢美前辞。他最后不无动容地说：“作为琼人后辈，有幸诵此皇皇巨作，亦须对之三致意焉！”（《海南清代诗歌漫记》二十八，p104-105）这是对先贤的礼敬，更是对琼台文脉的一种自觉继承。

作者的文脉意识非常清晰，他曾说：“现代之中国，乃古代中国之发展，其诗歌亦然。”（《万蔚园的<景庐诗稿>》，p155）然甚奇怪者，通行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竟无一章一节谈旧体诗，亦可见文化之命，革除殆尽。笔者以为，语体文、欧化句的倡导并无需以宣判文言死刑为前提，新文学的发展更无需、亦不可与绵延数千年的旧体诗彻底决裂，没有文脉意识，便不会有高明独断之学。刘逸生评周老的《椰荫诗话》时说，他既为“南荒英灵吐气”，也为海南文学研究有了系统，琼台诗家星河灿烂，更不乏大方之家，却素无诗史，我曾多次呼吁有关部门重点立项修一部海南文学史。可是“倩谁记取作奇传”呢？我以为周老数十年辛勤的耕耘成果，碎金散玉、吉光片羽，若能表而出之，发而皇之，再条而贯之，则文脉汨汨，必不负唐宋先贤、明清哲旧矣。

参考文献

周济夫《琼台诗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周济夫《椰荫诗话》，三环出版社，1991年。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